

冒險小說

斐文 州煙水愁城錄


上.下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七 編



冒 險 小 說

斐 洲 煙 水 愁 城 錄

上 卷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林紓王慶驥譯

離

名家

恨

小說

天

五三分角

著者為盧騷之友森氏

彼得森氏

此書不為男女愛情

言也實將

發宣其胸

中無數之

哲理特借

人閒至悲

至痛之事

曲為闡明

讀之令人

增無窮之

閱歷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冷紅生著

金

社會

陵

小說

秋

定價四角

閩林琴南先生以小說得名即

自稱冷紅生者也先

生著作等

身惟小說

以譯述為

多此書乃

其自撰以

燃犀之筆

描寫近時

社會述兩

軍戰爭則

慷慨激昂

敘才士美

人則風情

旖旎允為

情文兼茂

寄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捌角)

原著者

英國哈葛德

譯述者

閩侯林宗紓

發行者

長樂曾宗紓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貴陽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南京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發 售
文 房 用 品 廣 告

本館自去歲增設發售儀器文具處後，蒙 學界諸君惠顧，極稱便利，不勝欣幸。今更爲 諸君採購文房用品便利起見，聘請名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古及新式各種 中國東洋信箋信封，又添辦湖筆徽墨等，已於本年二月開始發售。所有各貨，花樣新奇，品物精美，較別家發售者迥然不同，且創辦伊始，定價極廉，倘蒙 惠顧，無論躉批零售，一律歡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可。諸祈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暨各分館謹啓

序

陶潛惡劉寄奴之將篡晉。乃有桃花源之作。盡人均知其爲寓言也。而余獨怪宋之王明清作投轄錄。謂祥符中。眞宗皇帝。招羣臣入別殿。假山下小洞中。忽而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水。與二道士款洽歡宴而出。明清且自云。聞諸歐陽文忠。文忠生平頗不言神仙事。而明清何爲有此語。然則尤寓言中之無謂者耳。余四十以前。頗喜讀書。凡唐宋小說家。無不搜括。非病沿習。卽近荒渺。遂置弗閱。近年與曾魏二生相聚京師。乃得稍讀歐西小說家言。隨筆譯述。日或五六千言。二年之間。不期成書已近二十餘種。是譯又哈氏叢書中之一也。哈氏所遭蹇澀。往往爲傷心哀感之詞。以寫其悲。又好言亡國事。令觀者無歡。此篇則易其體爲探險派。言窮斐洲之北。出火山穴底。得白種人部落。其迹亦桃源類也。復盛寫女王妬狀。遂兆兵戈。語極詭譎。且因遊歷斐洲之故。取洛巴革爲導引之人。書中語語寫洛巴革之勇。實則語語自描白種人之智。書與鬼山狼俠傳。似聯非聯。斬然復立一境界。然處處無不以洛

巴革爲針綫也。余譯旣歎曰：西人文體，何乃甚類我史遷也。史遷傳大宛，其中雜沓十餘國，而歸氏本乃聯而爲一貫而下。歸氏爲有明文章鉅子，明於體例，何以分別部落，以清眉目，乃合諸傳爲一傳，不知文章之道，凡長篇鉅製，苟得一貫串精意，卽無慮委散。大宛傳固極繇褻，然前半用博望侯爲之引綫，隨處均着一張騫，則隨處均聯絡。至半道張騫卒，則直接入汗血馬，可見漢之通大宛諸國，一意專在馬，而繇褻之局，又用馬以聯絡矣。哈氏此書寫白人一身膽勇，百險無憚，而與野蠻并命之事，則仍委諸黑人，白人則居中調度之，可謂自占勝着矣。然觀其着眼，必描寫洛巴革爲全篇之樞紐，此卽史遷聯絡法也。文心蕭間，不至張皇無措，斯真能爲文章矣。至所云從火山之底，復闢世界，事之荒怪，尤奇於陶潛及王明清之所記者。顧西人之書，必稍有根據，始肯立言，其書言蘇偉地之立國，謂昔有十族人出探天下之新地，均亡而不返，謂此新世界，卽屬十族人之苗裔，又謂爲波斯人云云，則又近我中國徐市樓船之說矣。綜而言之，次人志在維新，非新不學，卽小說之微，亦必

從新世界中着想。斥去陳舊不言。若吾輩酸腐。嗜古如命。終身又安知有新理耶。書成。仍循探險小說例。名之曰煙水愁城錄。愁城者。書中所有者也。較之桃源。及別殿之洞天。蓋別開一境界矣。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六夕。閩縣畏廬林紓序於京師望瀛樓。

斐洲煙水愁城錄卷上

英國哈葛德原著

閩縣林紆

同譯

長樂曾宗鞏

第一章 領事閒談

戈德門曰。余在牢愁中。坐於精舍。忽聞門外掣鈴之聲。遂自下樓啟扉。扉啓則吾友勳爵亨利。並一水師船主曰高德者同蒞。徑入。分坐於火爐之次。爐中獸炭爆聲。光熊熊然。余方鬱伊。幸得良友惠顧。因謝二友曰。雪深。吾友得毋冒寒耶。二友均無語。此時亨利以煙斗就爐火取吸。方就吸時。而火中挾小松香。忽爾騰射。亨利爲之一卻。余觀亨利風貌清嚴。五官位置井井。二目極巨。作灰色。鬚髮皆黃。較之常人良健旺。有誠慤之容。動人。余聞人多。從未見廣膊坦胸如亨利者。其人高逾六尺。余觀亨利。利益自醜其容。設以瘠較碩。狀實相反。余年矧近六十有三。甯能不枯而瘠。且視茫茫而髮蒼蒼。又新翦而平之。狀類小刷。合一身並衣履而秤。猶未及九十磅。老態龍

鍾可醜也。讀吾書者，殆知戈德門風貌矣。時人恆謂余爲獵人戈德門，以余之爲人能夜偵，雖洞黑一望，輒得獸蹤跡。在英國常人中，衡量尙足稱爲健者。惟高德則與予二人殊不類。蓋侏儒而黑碩者，二目耿耿有光，左目懸一鏡。雖寐弗徹，然態度頗和婉。余私謂高德邇來愈碩，乃改前狀。亨利謂高德食逾常度，或惰不事事故爾。而高德滋不悅，顧亦不能止人勿言。於是三人枯坐移時，余出自來火，就案上燃其燈。時陽光已將入，室中漸黑，燈既亮，余卽櫛中取火酒，並索得巨杯及水。凡余索此，咸自行不假奴厮。且余一生，滋不欲人糾纏於余肘下，爲狀殆類。十八月之孺子，須自行履，不欲藉人。此時亨利高德均默坐無聲，意彼二人殊無能覓得言辭，慰我岑寂也。天下朋友臨存，但授意足矣，何待煩言。二人吸煙且飲，余亦默坐相對。嗣余抗言曰：老友吾輩自辜克那至此，事淪幾年矣。高德曰：三年矣。君何爲語此。余曰：吾自念居文明中絕久，因又甚思蠻荒。亨利以背抵榻，笑而言曰：回念舊遊，大有餘趣。高德以目視余曰：妙甚。余曰：吾殊未審二君之言，於是以目注此二人，待其詮釋。亨利乃

曰老友。汝欲聞軼事耶。請以告汝。方余與高德同來時。道中已有所言。余曰。高德善雅謔。必有奇談語汝。然談者究何事。請以見告。亨利曰。君試揣彼人何言。余搖首言曰。彼胸中大有邱壑。且其湧現無窮。吾又安能悉之。亨利曰。無難告君。以狀君苟如我意者。趣俶裝。更往亞斐利加。以廓聞見。亦大佳事。余此時聞言欲狂。因堅訂之曰。君言確耶。幸勿見誑。果如是者。我行矣。亨利曰。此安云誑。試證之高德。亦當以我言爲然。高德曰。然。亨利復語高德曰。憑此老人。令旨行事。意指余也。亨利曰。吾爲紳於鄉井。肢幹慵惰已極。以余年餘居此。鬱鬱無所事。猶之老象。久象於奴手。欲稍歷危險。亦不可得。吾今夢幻中。猶思辜克那及加哥所羅門。若久不出門。直牛牲待爲犧於廟耳。閒中不過行獵。取山雞及火雞。所得淺淺。亦何云樂。吾今將大行獵於遠洲矣。以吾輩靈性。旣飲蒲蘭地及水。以後更飲牛乳。似喉顎之間。咸無滋味。當日辜克那客居眼中所見。眞足逾我家居歲月十倍。吾乃大愚。竟以客游爲苦事。願年少更事少。亦未能不作是想。今復思此地。如渴思飲。吾志決矣。亨利語後少息。復言曰。噫。

余何乃弗行。旣無妻子。復無父母。子然自行。何所窒礙。乃拘囚作此僇狀。即使吾行。遇險。則此世爵儘可以吾弟左舒襲之。及其子孫。卽不爾。茲事亦終可了。由此觀之。吾固無窒礙之人。余曰。然。君決計良是。且晚行矣。高德。汝如何者。我行且安適。趣決之。高德曰。有之。吾每行。必有宗旨。未嘗漫然而發。且又非二三其德。如巷曲人之見解。余聞言。視高德不已。高德狀甚愉悅。余則趣其速決。進止。高德曰。君輩曾惡吾胖。人固無用。吾之不能慨然告君。亦正自實。胖人之無用耳。亨利見狀。卽止之曰。高德。勿僂佻作惡狀。因迴面嚮余曰。戈德門。汝決以何日行。余未答。以火燃煙斗吸之。始答言曰。君輩亦聞斐洲有基尼亞大山乎。高德聳然曰。此地吾未之前聞。余復曰。君亦聞有拉苗之島乎。高德曰。否。已復曰。憶之憶之。此地得毋近森西巴三百英里乎。余曰。然。惟吾今日之宗旨。先赴拉苗。自拉苗更進二百五十英里。入基尼亞大山。至利加基西。更進二百英里。吾敢謂其地爲白人蹤跡所不至。設吾輩能至此者。則爲亙古白種人所不及。二君之意云何者。亨利沈思未對。久乃曰。此事滋重要。余曰。

君重之。良爲解事。今我三人當力踐此言。覓取新地。易此眼界。令見所未見。以吾三人志嚮決之。容可至也。設能至是。則吾生之大局。不其易一境地乎。吾夙志欲求索其地。且欲及吾未死之前。作茲事業。且吾蒙難後。滋不欲居此文化之方。甚欲進與野人爲侶。然尙有所云。以吾逐年以來。恆料有白種人立業於吾輩所指期之地。吾意欲力至其地。視果有白種人立業否。設二君肯助吾行。則吾志益遂。即不爾。余亦將單行。亨利曰。吾固從汝。第君所言。惟云是有白種人。則滋弗信。語已起立。以手凭吾肩。高德曰。吾意良如亨利。惟告行之心。即欲力趨火車。無論如何。必以基尼亞大山爲鵠。吾又甚欲聆其鞦韆之方言。反切不能遽得者。是中果有白種與否。必親蒞其地。始決是非。行矣。亨利曰。行以何時。余曰。卽此數月中。治任。附英國印度公司之船。復問高德曰。君果由此從吾行耶。君猶憶所羅門之新礦否。言已。別去。自是日起。間十四禮拜。此議遂成。余三人遵此道出矣。議定赴基尼亞山。聞導者告余。必先取道達那河口。毋至蒙巴沙。以蒙巴沙地近森西巴一百英里也。此道所出。蓋

得之德國商人。遇自阿典海口。德人示余以路如此。此德人爲狀極污穢。而告余以道之所出。則萬全莫之易。德人曰。拉苗之行佳哉。其地殊沃衍。語時笑靨盎然。如陽光之煥彩。且謂居其地年餘。未嘗易一着體之衣。且終不易也。於是與德人別。遂直蒞拉苗之島。卸裝於岸。始茫然不知所往。繼議造謁領事。領事禮余輩甚。至拉苗之風物。至爲駭怪。余四矚。方審嚮者。德人之污穢弗滌。非無因也。地窪下多塵滓。領事府臨大海。積泥集蠅蚋。潮上時。村人拋死鼠糞穢於水。水落滯之海灘。凶濁之氣蒸人。且海濱多婦人。瘞椰子於此。令潮汐進退。腐其皮。皮腐盡始取之。採其內膜。織爲席。蓋累數十世。悉以此圖其生。讀吾書者。試閉目思其狀。較余書申訴當更詳也。余一生觸污穢備矣。然未嘗經拉苗中之至污極穢。自明月光影之內。挾風力而觸我鼻觀。令余腦力全爲之憊。惘然如鈍根人。宜乎拉苗之人。往往發寒熱而死。觀此則拉苗之爲地。不足久居。久居且病。尤不能使人辨芳臭。一日晚餐後。方吸煙。領事問余曰。諸君今且安適。亨利曰。將赴基尼亞耳。據戈德門言。踰此山外。有白種人居

之將造之以廓其眼界。領事聞言愕然。且笑曰。此事吾亦微聞之。余急詢曰。君何聞者。領事曰。吾惟聞其約略而已。前此曾得一牋。來自蘇格蘭之教士麥克司。教士所居地曰高原。踞達那河之上流。流駛行舟莫達。書中亦曾敘其一二。余曰。此牋安在。領事曰。燬之矣。然尙能舉其詞。曾有一人至教士許。其人曰。前兩月曾踰利加基西外。其地果爲白種人所不經見者。書言其地有湖曰拉革。沿湖轉東北行。經月絕大漠。犯荆棘踰山嶺無數。忽得一國。果爲白人所居。地皆石室。居其地久之。居人咸以禮款接。其後國之祭師咸言。教士爲魅。百姓乃噪逐之。道行八閱月。始歸其廬。所聞止此而已。悉以奉述。設諸君必究其所以然者。我意殊以教士之言爲妄。吾固知諸君必欲窮探其源。則請君自訪麥克司。或能得其究竟。亨利聞言。視余不已。知茲事大有迹兆矣。余曰。以吾思之。必造麥克司。領事曰。壯哉言也。諸君必欲探奇。非得麥克司不復有要領。惟以吾意決之。此行亦良不易。吾嘗聞有馬撒種者。野蠻人也。其人恆甘白人遇之。非祥。吾意欲君得土人爲伴。藉爲嚮導。及僮厮之役。用以自助。可

以厯村而入。道行亦無所虞。較之借壯士衛行。於勢較適。或不瀕於禍害。時有瓦華斐山兵。方閒居。其人較馬撒種及瓦達斐德種。尙類人。以其人性質稍近蘇嚕。質點中含。善良大足。以容文化。而又善獵。此種人曾同英人查森遠行。查森者蓋自拉苗一百五十英里外。一海峽曰蒙巴沙者。首塗往遊斐洲最高峻之山。曰頡利漫查者。歸塗竟以寒熱死。由此推之。道行殊險。幸此獵人瘞之道中。自以小舟歸拉苗。於是領事乃殷殷勸余。必以瓦華斐山兵同行。余明日攜譯往。果得之。此兵居於山村之外。有三人坐茅屋下。人極偉碩。外觀似有教化者。余以譯者傳言。道來旨。始言時。彼夷然不爲動。謝弗往。且自云。倦行久。又痛查森之死。殊怏怏不自聊。又言且晚將謀歸偃息。其詞甚決。余知不可動。乃與閒謔。復問更有他人業此否。蓋聞人言兵數凡六。今但接其三。餘三人胡乃未見。中有一人曰。是三人者咸在屋中偃臥。且言且垂其睫。觀其外容。狀至倦惰。且曰。天下事惟睡至佳。睡中萬事忘也。願言爲人。則又非清醒。不可語未已。屋中人出矣。其前出者二人。與屋外之人同狀。至第三人出。余

爲之駭然。魂魄幾脫軀而遊。其人巍然高大。逾六尺三寸以外。瘦瘠如腊。而筋脈暴見。如藤之絡樹。余一見即知其非瓦華斐。蓋蘇嚕種人也。出時氣概凜然。呵氣時以手掩其吻。但觀此狀。與野蠻判然。而掌大逾常人。余驟見乃不辨其面。正不審其人爲蘇嚕中基斯拉人耶。或多環人耶。在蘇嚕中環制恆以樹膠黏落髮爲之色黑而亮。歷年逾久者環乃逾澤。御此環者。便知爲齒宿其人必得多妻者。始有此環。惟御環之人。雖年事稍多。人亦無敢以老目之。但謂其爲三十許人也。稱曰勇士。其人額上有癩。作三角形。甚深。經一秒鐘後。其人下其手。赫然見其狀貌。令人欲笑。頰下短髯如棘。其色紛亂如麻。睛作棕色。兇露如角鷹。余細審之。故人也。雖十二年未之見。見固識之。乃以蘇嚕語語之曰。洛巴革無恙耶。此巨人之歷史。已傳遍蘇嚕矣。在彼種人中。稱之曰啄木。復曰屠伯。人每見執長柄之斧。一下令人驚悸。亡其魂。二秒鐘後。洛巴革亦知爲余。乃與余爲禮。呼余之名至夥。曰酋長。曰多藝之酋長。曰老獵人。曰殺象屠獅人。曰窮聰極明人。曰善偵人。曰勇人。曰快人。曰矢無虛發。刃不虛下人。且述其鄙諺曰。山不逢山。而人自逢人。嗟夫。有人語我。言麥克馬森旅人全盡矣。事經久遠。憶君死矣。

乃尙生耶不意天涯之中乃竟逢我麥克馬森故人也。前事悠悠吾決當日食人之
 鷲噬人之狗毛羽均老而蒼目光澀而牙隊禿矣。嗟夫麥克馬森汝試告我彼
 狂兇何爲見剗於汝之刃汝眼光不甚精耶余聽其所言以彼熱血滿中無可宣洩
 恣彼慷慨陳之此時瓦華斐人聞之木然余於是亟以言止之。蓋余生平最惡蘇嚙
 之俗多誇大稱人恆逾其實。因曰汝且勿言往事自余與汝別意汝必寡言今復爾
 耶汝所言鷲狗之屬果如是衰耗耶。今汝胡爲與此五人爲侶汝之居蘇嚙也不嘗
 爲巨酋乎何以舍汝之居遠客於此與異種人居。洛巴革乃拄斧於地而斧柄犀角
 滑澤照眼。此時洛巴革容色忽淒惻忽兇狠爲狀至怪。久乃言曰長者聽我然吾言
 良不能使彼卑種之人聽之必令長者親聆吾言。嗟夫長者言時爲狀甚肅曰吾近
 爲婦人之故迷惘幾死至淪余名譽以羞辱之事彌綸使之無隙其人爲誰蓋余妻
 面容如滿月者也非其人見欺余何爲至此。余以彼婦故從萬死中逸出方羣矛交
 下余不期卽從矛林倖全吾生蓋用吾神斧三撲死三人遂跳身出長者須知吾年